



下節一人誥皆總一篇意原君道之重昭革命之公叙付
畀之責嚴造邦之戒皆是萬方兼臣民湯雖對諸侯言實
與天下更始

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
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首言君道所係之重起下節意惟皇惟后兩惟字對看歸
重在克綏一句蓋降衷恒性雖在天而綏猷必待君以補
天之不及歸在君道上若謂天立君之意便失之矣衷性
猷雖一却有原于天具于心發于事之別大約降衷即天
命之性恒性即率性之道綏猷即修道之教天之生人個

個有恰好的道理降與爾所謂天然自有之中若有恒性
即成之者性也若有二字相連勿斷若有猶固有稍涉安
辨則為造有非順有矣亦作順受不得受字已在降衷內
了諸家解若有恒性一句皆屬下文蔡氏獨屬上文以為
人性本然之天降衷之初順其自然本有此恒性此時君
不容力于其間也若字本輕說克字方重說蓋此性與習
為緣在下民尤易漸染必由人主盡性欽福錫民民始得
安于其道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克綏雖說后而克字却指
恒性之人皇與后均特帝無為而后有為故歸其克于后
耳○萬方有眾臣民皆在誥指一篇大而無外曰皇高而

無對曰上說降衷便是有主宰意。便是有個在上恁地分付。然這個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只爲理附于氣質。便被氣質作主。故原道論性直指繼善之初。見得要綏也。何故不說降善。却說降衷。舊云衷字只是無過不及恰好的道理。如六藝折衷于夫子。蓋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後人以衷爲善。却說得未親切。衷字見虞書。左傳始終中皆舉之。則衷卽中也。看來凡中着民說便淺。多對表說。取在中爲衷。如左傳衷甲。以見衷是在內之義。凡由外而入者非衷也。子思以喜怒哀樂未發言中一念未起不涉有無。故謂之中。若倚塵根而發者。則塵根壞時

中在何處。降衷非是天將一個中付與人。大極流注在在皆圓。卽月落萬川之義。只是一個理人人得之。理上而形下。理不離形。故謂之降。見天之與民常相涉降。赫然明命不離心目之間者。堯舜止言心性。則自湯言。蓋性從心生。是上帝生生之德也。上帝以此而生。坐卽以此而生。天下萬世之民。固其性之爲性。卽帝之性。只一降字。湯乃爲下民警之。其實下民卽上帝。如子之于父。精神血脉皆父所受。若卽乃若其情之若。若字無工夫。就智識未形。習染未及處說。此雖着人。却不是人去着力。順他以理言之也。非民若天。乃天若民。耳。健順五常之德。卽陰陽五行之理。天

之所不能違也太極分化順而予之而民已有恒性矣說者多作民若便費葛藤性字今人都解作情字不知性如虛空不惟着一毫造作不得亦着一毫領受不得真常自如而已故曰若天下惟至順者爲常少矯揉便不常恒性時說謂古今一轍聖凡一體悟亦不增迷亦不減如此只說得性之同未是性之恒恒者性萬變而不遷其善猶水萬變而不移其濕其中一點習染所不到處卽消之鑠之萬之又萬有不得銷者在焉故言恒若只就受性時說便不可言恒自此性言曰常如父子親君臣義之類自此性率之而適當其道曰綏如父安于慈子安于孝知其自然

而不容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已心煩而身體之然後爲綏厥猷蓋若有恒性則循其性之常皆道也但不能無清濁純雜之稟有過不及于是有不安于道者厥猷者原天之猷也克字是綏猷工夫全在后身上料理盡性盡物體天立教便有個面稽擔荷處須看有着落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人心如何得安寧綏者復見天心由離返淳由薄返厚要其歸宿而各安其所也惟皇降之惟后綏之毫未合天卽后有媿矣綏猷必待乎后而非天所能及見君道之係乎天下其重如此下文連說一人正重惟后之責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

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詩史寧越古對良天公由此三節誥桀不克綏猷示已奉天行討意帝降于民則爲衷后綏乎民則爲德正一點仁愛之良欲使萬方百姓各寧于極耳夏王滅其君德而作意張威以播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被其凶害不堪忍其荼之苦毒之螫並呼號以告無罪于上之天神下之地祇天道本福善而禍

淫者故降災于夏以顯其虐民之罪猶是天心仁愛欲使悔悟萬一未便亡之也○德從降衷來全之自見萬物一體之仁威之則虐而毒痛滅德便作威作威便敷虐豈但失綏猷之責已哉此正是桀淫處疊呼爾萬方百姓遙到告上下神祇便已騰躍天道迴射上帝罹者入而不能出也弗忍弗能忍也荼苦菜毒螫人之蟲百姓惟不堪忍故並稱冤于天地鬼神冀其拯已所謂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道一句泛言要根降衷說善是天之本體所謂衷也過其則爲淫總之一念善卽福福生于所本有一念淫卽禍禍生于所本無根心體以運操柄此卽

特請更生之命于天也。下兆民允殖正相應。命曰歸矣。於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于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孚。佑。孚。字。應上請罪。請命。言信字不盡。孚。義。天心民心相孚。疴瘵屬呼吸通也。上天信能佑助下民。故使罪人黜伏于南巢。則請罪者得矣。可見福善禍淫。天命斷不僭差。賁若草木之敷榮。明白易見。是時害民者去。而憔悴之民皆欣欣有生意。信乎其生殖矣。則請命者亦得矣。斥言罪人

者對天之辭。天命指禍。淫說弗僭。單承伏罪說。不必兼佑民。朱子以賁若草木屬上句讀。言天命不僭。明白易見。罪人黜伏。便見天命不差。而已明白了。賁若草木。只是言明白易見之意。夫惟罪人黜伏。故人得遂其生。允殖只脫去荼毒凶害。便是允字與孚字正相照應。言上天果然佑助下民。兆民果然生殖。曰孚曰允。總見真真確確。不稍虛降。衷初心也。如時說云。言允殖而先曰賁若草木者。快其淳與之象。允殖則信有生意矣。是倒句法。如此說。則允殖允字與草木一句自相足之詞。不能應孚佑孚字全意。此節合上二節。要見摹寫往事而昭示革命之公意。與武觀

寧之責者在臣。從匪彝而卽惰淫，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罔念其職之所在，是大桀小桀也。故痛切戒之，而勉以守典。承休非彝，惰淫與守典反。一戒一勉之詞，從與卽固當戒。而邦當再造，悉與之更始。尤宜加儆者，匪彝不但嚴刑峻罰。凡非法之事皆是。承大亂後，法意宜詳，或古法而今不可用。我法而衆不可行，有戾降衷，便是匪彝。一或從之後，何以繩惰淫，雖就逸樂言，然惰慢也。淫過也，要分清。有傷恒性，便是惰淫。憂勤之反，不但不可溺，亦不可卽稍一就之，便爲牽累。匪彝則縱肆以壞輯寧之法，惰淫則怠荒以廢輯寧之政。無從無卽本危懼來，無從無卽便是守典。典

以侯度言卽輔君輯寧是。總是皇降衷在民爲性，在爾卽典。守卽守城之守，休卽輯寧嘉命，亦本帝降之命來。勿誤指祿位之休說。典曰爾典，休則天休，守典便是承休。俱在有邦者自性說，以承用力擊當之也。前言不勝任，故此勉諸侯共承之，須得求助意。

承上俾予二節言君臣固當各盡，而實有不容不盡意。通節在帝心截上，以君臣對言，見君臣當各盡道。下以君民對言，深明君當盡道，而臣一邊自見。傳雖分上帝之心，以上爲聽天，其爾萬方以下爲責已，似有兩層，實一意。遞下有善有罪俱承上二節說，一輯寧也得則爲善，失則爲罪。

爾能守典承休是有善也。朕豈敢隱蔽而不宣若不能轉
 寧之罪適當朕躬。豈敢因循而自恕。前夏王有罪朕弗敢
 赦。罪當朕躬敢自赦乎。所以弗敢蔽且赦者。惟以善與罪
 皆簡閱在上帝之心。歷歷不爽。有不容蔽且赦者。吾且因
 爾而轉念爾萬方。因子而還念予一人。其爾萬方有罪實
 予不能輯寧所致。罪固在予一人。若予一人有罪實予之
 罪。無以爾萬方。若諉罪爾萬方。是敢自赦也。予惟懼已之
 有罪。故深望爾之有善。予固有慄慄危懼者。爾縱不為爾
 萬方計。獨不為予一人計乎。則守典承休不容已矣。蓋重
 其責于已。正所以重其責于臣。亦以期萬方有衆也。誕告

意正在此。欲諸侯共圖之耳。節節遞下。歸重此處。與首節
 惟后意照。○凡人情稱道其善。則奮心生。我能知罪。則奮
 心。益勵。故湯欲衆守典。而首言爾有善。朕弗敢蔽。所以獎
 勵衆之守典。又言罪當朕躬。弗敢自赦。一以寓朕罪不赦。
 則爾罪尤不敢赦。一以見朕罪不赦。則朕之自責何嚴。所
 以激勸衆之守典。蔽者障蔽。使不得伸。即蔽賢之蔽。弗敢
 蔽者。佑輔顯遂也。弗敢赦。有袞除懺悔意。不空空認罪。而
 已。善自蔽不得的。罪自赦不得的。弗敢者。迫于好善。媿罪
 之真心也。兩弗敢。即是帝心。惟簡句不重。不過申明弗敢
 之意。簡閱也。如說文。閱其數于門內也。謂自門而出者一

一而數之。如大閱簡車徒。亦是逐名點過。夫善罪如蒼素。不別自分。天何心哉。君與臣獨慊抱慚之地。即昭昭簡閱之地。以其不可欺。故曰簡。不曰帝簡。而曰簡在帝。不曰在帝。而曰在帝之心。蓋福善禍淫者。帝之道。有時而不測。分善別惡者。帝之心。無微而可混。善惡到此。自不容淆。而以歸之帝之心也。無意而有宰矣。曰上帝之心。心即所降之衷。以衷合者。便天之肖子。拂衷者。便天之戮民。雖欲蔽且赦。而不可得也。其爾四句不平。申明罪當。朕躬一句見弗敢自赦者。亦不可自赦也。其者設言之辭。萬方之罪。既在予一人。則便無以爾萬方矣。不是兩意。重予一人有罪句。

沒羽之思

蓋天降衷于民。而以綏猷之責付之。后則凡爾萬方百姓。有罪皆君之不能教也。非在予一人。而何予一人。既以萬方之罪為罪。則凡天下民有罪。皆君道所當自責者。何以爾萬方為哉。予一人有罪。只為萬方百姓。不輯寧。非指君有失德也。無以萬方者。不咎民之不從化耳。在爾不過一人之職業。可自必其盡。在我則合萬方百姓為責任。再無必盡時。此是實話。堯舜猶病。則為君之罪。決不能免的。只一懼便足消萬罪。登說萬方正照上敷虐萬方說。

嗚呼尚克時忱。乃有終。時字指上三節言要緊在一時字。時貫初終者也。上言俾

勅之以保祿
位正所以功之
忠我日之功
深素德說云
說物

言造皆屬初辭。此言亦有終。共勉欲與慎初也。以終對始。言輯寧守典。卽是時忱。免戾承休。卽爲有終。有終勿如舊。指君保國祚。臣保祿位說。亦勿如近。以君受命。臣佐命。指定天命說。須知更端。而言當深一步看。不可僅捲上文說。君與萬邦所對者天。所問者心。乃衷由天降。則心卽是天。若心裡信不得。便于皇降本體責任。猶界虧全。卽此無始。則卽此無終。若一念能信。輯寧守典。有透底精神。只此一念。便足千古。非必奕世纔見有終。忱字最重。忱者深信意。意便包有力行在內。不必添入行字。有終是俾予輯寧之。天命有終也。終字着力。終其事也。尚克乃亦皆難之。而庶

幾其必能之辭。語氣須自己說向人去。却重求助諸侯邊。嗚呼。與爾維新。固有其始。未保其終。何談隕越于輯寧之。朝談罪戾于萬邦之大。疑爲自責。過嚴若無足信。不知君位。真是惟危。民罪實由君致。理之必然。我君臣尚克于輯寧守典之語。時注之以精忱。爾無負朕。朕無負民。乃亦可合天心而有終焉。然則未保所終也。

于君不可以訓言則

尚書葦籥卷十二終

商湯誥

德繼言湯以艱難興而戒其以縱欲敗厥德末節說到祥
殃慶墜正欲保其所以興而勿蹈其所以亡也大要嗣德
在謹初謹初在防微故曰在初曰肇修皆始義曰有一日
罔小罔大皆微義謹初謹微是眼目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
成德以訓于王

發首至冢宰總是太甲廟見儀注圖敘重到訓王上舊以
祠于二句分爲攝告廟侯甸二句分爲攝臨羣臣看來羣
臣爲助祭而在則臨臣卽祠告時事總之此節不重此意

只重告廟之時訓王耳○商俗重鬼謂年爲祀取祭祀一

周元祀湯崩之踰年春秋傳曰國君嗣世定于初喪必踰
年然後改元書卽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
心曠年不可無君十二月爲正者改年不改月尚質可見
乙丑非朔日故不言朔先王湯之先廟指契以下諸君厥
祖烈祖指湯天子居喪三年不祭故伊尹攝君告廟先王
祠之祖曰祗見非但祠祭也祠曰伊尹見曰奉嗣王廟中
之祭攝于尹而殯前之告非尹所攝也外臣曰侯甸諸侯
也內臣曰百官卿大夫也侯甸羣后咸在者在助祭位次
曰侯甸羣后是外面侯服的諸侯來朝見新君則在廷之

臣自見故百官不曰咸在蒙上侯甸之文耳百官單指內臣卿大夫說總合也百官合已之職以聽冢宰聽冢宰帶百官言之不重若云天子居喪三年不言故攝而臨羣臣恐非廟中之禮此只就在廟班列說必于告廟之時訓王者上對先王下臨羣臣耳烈祖有功之祖成德已成之德一成而不可變者指修人紀六事明言明白陳之古今興亡起之于先天人禍福戒之于後伊尹早見太甲君德不終故以祖德訓王史官微窺其隱而筆之曰成德祠而告卽位是改元常禮因祗見而訓王是伊尹特舉之深意

袁坤儀曰按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則傳稱太甲

服仲壬喪者謬也孟子言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者程氏所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也史記立二年立四年之說與經序不同當從邵康節考正之例以太甲直繼成湯爲是踰年改元周禮也蔡氏用周禮釋殷書未見其的孔氏湯崩踰月卽位之說特據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月二月是服闋之期故知此係湯崩踰月耳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知此年十一月湯崩豈商家猶果踰月而改元乎亦未有的據闕之可也按商湯元年庚戌依三統曆則太甲元年爲癸亥其十二月朔正爲乙丑乃建子之月也○或曰三代正朔異而月數

不可改也。如之何？曰：如正朔改而月數不改，則名義不正。于何稱正？于何稱月？乎？伊訓元祠十有二月，非月數不改乎？曰：非也。古之舉大事，有以正月者，有不以正月者。以正月者，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也。行大事，可用正朔者也。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則仲壬初喪太甲告即位，不得以擇月日也。○伊尹孔傳據孫子及呂覽云：名摯蔡傳因之以尹為字，東商陳氏云：三代而上未聞以字傳者。且其自稱曰尹躬，則非字明矣。○祠孔傳以為奠殯而告喪于殯，歛喪皆名為奠。虞祭卒哭始名為祭，故知祠實奠，非祭宗廟也。按祠與奠異，祠則有主，

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喪于殯，殮祭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是祠不可以為奠也。孔氏以祠為奠殯而告，故吳氏非之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喪？主不離于殯，則何待于祇見？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天命不弔，殷降喪于北。此以嗚呼發端，還說夏失天下之易，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方言烈祖成德，此猶烈祖成德之由也。要知此節專就天命言，以見天命係于人事，勿以天命人事禍福對言。古

對今言有夏先后對湯宜重禹看方懋謂當懋之時非日
新方進之謂懋有進進不逮意懋德還就禹爲天子時言
方字對後子孫言方猶當也與于其相呼應言方其懋德
則有天眷于其弗率便見覆亡正天命不可憑藉處此舉
災祥較後邦慶宗墜似反緊但後拈出罔小罔大較此懋
德弗率尤嚴耳罔有天災四句相推下去每句深一層總
是天眷不可以山川二句作無天災之實聖世以無災爲
福罔有天災三光不亂行五氣不失序也然不特罔有天
災而已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焉山不崩川不涸鬼不祟神
不恫也然不特山川鬼神之寧而已至于鳥獸魚鼈亦咸

若焉無毀巢竭澤之慘也都着先后之德說人君爲天地
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無聲無臭之
中常有緝熙不已之意卽此精神不頹惰伏陰愆陽無自
而乘蓋天地間幽明靈蠢之稜性非故以此昭主譴志壹
者氣必動彼亦欲順其常而不可得者在聖世天清地寧
民安物阜總至德所盪以順召順動靜一機陰陽一氣皆
是實事懋德而旁及山川鬼神下至蠕動飛走罔不寧且
若一體故也罔有天災三句不過極形其治象舉天舉山
川鬼神與鳥獸魚鼈不及民者蓋難測莫如天難格莫
如山川鬼神無知莫如鳥獸魚鼈茲皆得所則民不待言

子孫指桀弗率不能懋德也懋德而罔災感應之理存于懋德之中也弗率而降災災咎之理存于弗率之中也然不徒曰孫弗率而曰子孫弗率則一代賢主皆在內降災卽是覆亡降災與假手無兩截不曰湯而曰有命天命不容辭也要見子孫一弗率皇天便降災而假手于我有命天眷竟成虛話有不勝歛噓憑吊之意造攻二句承假手有命言曰自鳴條見兵非外作乃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意曰自亳見湯修德于亳都也二自字極重見得禍福無不自已求之非天所爲正儆責太甲處看來旣云弗率則桀之惡可知旣云有命則湯之懋德可知如何又用造攻

二句只是足于其子孫三句意蓋此二句是從上見出的言桀弗率先后而天遂假手于我有命如此可見桀之造個攻伐原自他鳴條之弗率來我之有命原始自亳之懋德來鳴條亳卽夏商換字着此二句了桀案以起湯案

王方麓曰造作也始也造攻言兵非外作天下共起而亡秦由其造作于咸陽也夫桀之都禹之都也或爲朝天觀訟獄之所歸或爲干戈之所指因其所造而已矣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此兩節訓王嗣德謹初事惟我商王節朕哉自亳之實伐

夏事在布昭聖武句見布昭二句一直說不可以下句實上句代虐以寬緊頂上說代非代有天下之代乃反其所爲意重聖武上勿以武與寬平看此節只言成湯伐桀有天下之事不重在德上言此以起下嗣德意耳非欲其嗣此也○惟字對諸侯說謂當造攻鳴條之日天下諸侯無有起而爲民請命者惟我商王布昭聖武聖武卽天錫勇智湯受之于天修之于亳而以布之天下代虐以寬蓋聖武之用兆民允懷則聖武之應也武從至德中發謂之聖武易稱神武不殺照下代虐以寬看明白正大而一怒安天下謂之布昭布昭二字有力若說做聖武布昭便倒夫

武宜過而不揚湯乃布而昭之惟武出于聖故能予民以寬不然殘刻而民不堪命矣伐虐以寬指反夏之政說寬者聖武之量如天無不覆天下皆蕩蕩于王仁更無拘迫所以爲聖武允懷緊根布昭說義師所臨赫然爲萬民請命人自屈服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是謂信之曰後我后后來其蘇是謂懷之民率信而懷之所以爲聖武也以德爲武而惟恐傷之者賢人之武殺而不殺武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聖人之武賢人之武武而嚴能過虐而使民畏聖人之武武而寬能代虐而使民懷

湯大德昭于天下而其朕則兆于亳都是自亳者湯初也

湯有湯之初。太甲有太甲之初。故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罔不二字緊根湯說。立愛四句。正言謹初而謹初工夫。即在親長。故兩惟字要緊。王立愛以爲親親者法。惟親吾親而自致其愛。立敬以爲長長者法。惟長吾長而自致其敬。使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合近遠之人。皆儀刑于吾之愛敬。乃爲立耳。立字內就有天下取法意。猶立標準于上也。未說到人化上。始終字就近遠人望的而趨言。非推之有序之謂。○承上言先王以德得天下如此。今王初廟見卽位。所以接續先王之德。正在此時。蓋布昭聖武而代虐以寬。此先王之德也。先王往矣。而其德猶在。兆民之心。今王

爲兆民之主。非嗣其位。乃嗣其德也。既嗣其德。則家邦四海之觀德者。正在今日。故曰罔不在初。德字對下修人紀。所包廣。故曰罔不。不指聖武言。嗣德時時有初。提起此心。打緊精神。常在發軔起脚時。纔有精進處。初字緊接嗣位說。不必加謹字。人心觀望之初。則王之德。必使天下盡篤愛敬。方可謂嗣。惟盡倫可以立極。惟親惟長。就太甲自己身上做。愛非只繼述。此心自凜日新之德。便與先生息息相依。敬非只聽順。此心自守禮義之制。便與老成念念無忽。太甲後來顛覆典刑。不惠阿衡。尹先見其微。故以愛敬教之。立字就立人之則言。亦有至極意。要止于至善之極。

考致度收禮者言不必便說到此

使賢智不得增，愚不肖不得損，先須立個樣子，如瞽瞍底豫而天下父子定，方謂能立，直歸之親長者，以其自孩提知愛敬以來，繫心根念而無所解也。禮天子必有父，諸侯必有兄，則知天子無兄，故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弟。惟親惟長，正是立愛敬處，立者行無廢弛之謂。左傳昔藏文仲歿而後其言立，即此立義，立愛何以惟親，假若不愛其親，反愛他人，其愛必不行，不行便廢弛，惟親親自仁民，故曰立愛惟親，立敬何以惟長，假若不敬其長，反敬他人，其敬必不行，不行便廢弛，惟長長自畏民，故曰立敬惟長，立字都要照初字意說，二句特提謹德之要，始于家邦二

句，正是立愛敬處，在君身上說，不是建極可謂民表意，非家邦四海已儀刑之也，只說始于家邦，是為家邦之儀刑，而與仁興讓之風可成，終于四海，是為四海之儀刑，而不親不遜之俗以息耳，親長在一家之內，故始于家，達于邦，而終則合四海以成愛敬焉，傳立愛敬于此，說立愛二句，形愛敬于彼，說始于家邦二句，上為親吾親，長吾長，下為及人之親，及人之長也，親親長長，人同此心，立于此，則形于彼，豈不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乎？形字從本文立字上來，下得甚妙，盡愛敬之心于親長，吾盡吾道而已，而形愛敬之則于他人，則以理之同者，不言而喻也，傳及字措字無

工夫自然之化也。要認親親敬長達之天下可行于一人不可行于天下。亦未立也。故通家邦四海以盡立字義。只此初時節。合近與遠人入做箇樣子與他也。始終分不開。徹首徹尾之辭。如火燃泉達。此良心鳥可已處。家邦近故曰始四海遠故曰終。始終二字自相首尾。都在初時。非有漸次。不是始即初也。變通無辭立變通于此。始立變通。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士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此三節訓王嗣德。謹微事。上節泛言嗣德。此節正指德之當嗣者。修字有品節意。要之自修而已。肇字對築言。迺更始之辭。然從上立愛敬說來。則朕哉哉字。在初初字。始于始字。此肇修肇字。皆劈頭下手。嗣德字。義通節要發艱難心事。先王所以修紀者。從艱難中做。所謂反之之聖也。從諫六句。修紀之實。一步推深一步。要指定為諸侯時說。湯于人紀。其愛親敬長。初自毫邑。至有萬邦。無時無地無不。

以從諫先民明忠與人檢身等爲事。是爲修德之艱難所當嗣也。故本文茲字雖指萬邦。艱字則通承上文。實皆指修人紀。至有萬邦特識其時日之久。著湯積累之艱耳。尹原不以萬邦爲艱。註亦不以有萬邦爲業。觀註于德盛業廣之下。方說天歸人戴可見。○嗣德在立愛敬。亦曰先王修德建邦不外是耳。人紀至桀三綱既紊。而湯奮起修之。人紀脫不得三綱五常典禮之間。有所以維持之者。愛敬是綱大而紀小。此是綱中之紀。從諫二句正修人紀所必資者。人紀莫大乎君臣。故舉居上爲下言之。與人二句則又修人紀之虛懷精進處也。諫以補紀之闕失。則弗嘒有

心解神怡處。先王之天游諫者之天。不知其從。安知其嘒有耳順光景。與逆心求道者異。先民以存紀之典刑。則時時委心聽順。如欲化之物。遇時雨也。先民卽老成人。是包古今人在內。時若猶詩之是則是。傲從諫弗嘒。是行其所言。先民時若是。式其所行。居上以立君紀。則當昏濁之世。而居一國之上。能極著其精明。明以德言。而于臨政見之。照下之謂明。心正理瑩。自然旁燭。奸不能欺。佞不能售。寬仁並施。凡民情曲折處。無不洞燭。悉爲處分料理。停當也。蓋以察爲明。非克明爲下。以立臣紀。則當虐使之朝。進賢至三。蒙難不避。而克忠實心之謂忠。就天命未去。人心未

離時盡心事。桀言上主靜，故言居；下主動，故言爲。明忠原
 上下所難在湯所遇，尤難故兩着克字。與人作取善說，不
 求備非說恕。匹夫不盡，明主罔與成功。舍己樂取之量，然
 也未說到舉用上。與人不寬，則世無全人。而吾有遺善，故
 人有善則與之，不求其備。至于檢身，則不以此自假。而如
 不及，此二句分明相對以見意。檢身之功，無內外微顯，說
 如不及，不止言其心工夫亦如此。若字從檢字說，愈檢點
 愈見缺失之多，有追無可及者，非真不及，若不及也。卽就
 上五項看出，以上指先王所以修人紀者如此，以至于三
 字宜細體。見湯如此其修德，方得天與人歸，由七十里而

大甲所恃者
 邪心之足以破其
 取信不始於修
 德說

至于有萬邦得茲天下，亦艱難哉。艱難以王業言，而所以
 艱處只于修紀數語中見。積累之勤，當在修德上說。蓋真
 積力行之謂，不知經多少風波，費多少精神，而後人紀得
 修。真個難得緊，茲惟字可玩。若說締造，似有利天下心，不
 不曰得萬邦而曰有，我固有之，非外加也。語意欲太甲思
 艱嗣德，兆民四海萬邦，俱照應之辭。

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
 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
 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于是順從
 言其動皆法古賢也。

兩節大意。湯以後嗣于人紀，不能保其常修，故求哲人以輔之。臣之輔君，不能保其常盡，故立官刑以儆之。一是任人，一是任法，須相連說。嚴于有位，正以嚴于後嗣。此一萬邦也。先王以艱有之，後嗣非艱不能守之。明理欲而足以察治亂之幾者，曰哲人。敷求者，開而求之。使畢在朝廷，立賢無方之心。綿亘後先，便見世有哲人。曰哲人是輔君德者，勿云輔君守業。先王逆知後嗣老成易疏，端士難入，故重之以使。卽後嗣不好親賢，而以先王之命臨之，敢不從乎。俾輔內總傳得修人紀這段心脉。後嗣卽上嗣，厥德者，不專指太甲。輔兼將順，匡救實重。救過邊伊尹舉求賢輔。

後來說正見已是先王求以輔後嗣之人。

此是立法以儆乎臣，對上任人又深一步看。蓋使哲人輔之，導諛阿意之人從而敗之，則嗣德難矣。故制官刑以泛警有位之人，非指哲人言，不曰治曰儆，蓋立法示戒禁于未然，使嗣世之君觀此法者，凜然知有位之匡拯皆風愆使然，自知哲人之不敢默，而治心圖政之道當一聽于臣矣。曰以下官刑之詞，三風十愆皆人紀，所以廢壞處敢有三段，指後王言喪家亡國，不忍指斥嗣王，故借卿士邦君形之。到臣下二字，則直言天子之臣下了。苟爲臣下者，于君犯此風愆，不能匡救，則以墨刑加之。臣下應官字，刑墨

應刑字具訓于蒙士者具以風愆不匡之刑爲訓廣厲學宮講明師塾是儲養哲人以待後之求者不匡其刑墨歸重具訓意要急轉到傲君上風以三敢發端馬牛相逐謂之風一入其中便如風靡連自家要做主不得其始不過嘗試之其浸淫遂汨于中而不自知萌于幾微動于四肢移于四海無形無影薰盪而無極矣而犯此風者大都有敢心也娛心志悅耳目色色當前偃然而憑之之謂敢順則喜逆則怒種種橫行警然而恣之之謂敢敢則何所不有敢之心一而有之風三有之愆十宮非舞地也乃舞而且恒室非歌地也乃歌而且酣治道必先相內故以是爲

十愆之首成童習舞恒舞則爲愆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歌以永言酣歌則爲愆巫者日夜以歌舞事神故取爲恒舞酣歌之比正人而習誕妄故謂之巫風殉以身殉之陷于貨色雖死而不顧也殉貨色恒遊畋皆過度之事明人而爲褻事故謂之淫風頑童如嬖人狎客類非色也不敬聖言順忠直近耆德則必比頑童事正相反顛倒好惡故曰亂風上之所爲謂風不必以下傲入講三風中有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侮逆遠比亂風四爲十愆風行之而三愆則析之而十類廣門多難攝易中可或有一干此乎押惟茲二字語氣陡頓謂

此三風十愆最爲敗德害事人不消件件都有纔足喪家
 亡國但犯着一件必喪亡喪亡全在風字上一字宜剔醒
 枚舉卿士邦君而不指斥天子使之知環夫人盡然則爲
 人主宜奈何此告戒之微辭不必補出天子天子之有風
 愆于臣下不匡處見當局者迷此時而從旁喚醒卽昏主
 亦竦然則其責在匡匡非旣失而救也直從宸衷動念處
 剖其由敬入驕之路若不匡其刑墨墨爲貪刑隱忍不諫
 無非貪位以固寵此與以貪貨而耗國一也此官刑旣頒
 諸在官又詳訓于蒙士此二句不平訓蒙士固欲其入官
 而知正諫亦見未仕尚欲其匡于後日已仕者斷不可不

匡之意嚴之君不得不嚴之臣儆其臣正所以儆其君見
 先王遠慮處

正義曰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携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
 曰覲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巫之官皆掌接神故
 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爲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
 其無政也○真西山曰臣下所以不匡以其貪官固位
 故也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人知不獨貪賄之有罪而
 貪官不諫亦有刑也此說雖與傳墨刑之說異然未引
 劉原父之說則以昏墨矣左傳昏墨賊殺謂有此昏墨
 賊三者之罪則皆當殺傳云墨刑也亦指貪墨之墨包

殺字意在內非墨劓之墨孔傳以爲卽五刑之墨蓋不知當時無肉刑也。○丁奉曰伊尹作三風十愆曰具訓于蒙士夫訓蒙一語肇于伊而發蒙等語續于周矣善治蒙者不可以不慎也。瀆蒙則失言擊蒙則失威。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此雖申戒風愆實申論災祥。明祖德當率通節大意。只是。一個祇念便了。祇字與念字相呼喚。從風愆上發脉。須把身字提靈。見得身在風愆之所從出。照上邦君卿士有一

于身來。王試以家邦之喪反証此身。則身外便無可樹之隄防。所以不可不祇念。聖謨嘉言皆就風愆說。見得謨與言。先王直以憂思發爲危語。故語盡而意無窮。語隱而旨愈昭。要關着風愆喪亡意。謨言二字就心口上分別。總不外戒墜防淫。揭千古如在目前。要得王繹謨抽言歸在敬念上去。惟上帝三句引起爾惟德罔小四句。推其不可不敬念也。作善作不善。一直須把作字貫下去。爾惟德不德亦一直接上作字來。天命人事不可分。作善作不善便是人事。下惟慶墜宗亦是天命。主宰。蓋惟上帝三句只論理。爾惟德四句方着太甲身上。總是論天命之無常。勉盡人

事意伊尹恐太甲敗德只爲風愆過小不甚關係故直以
興亡大數決之凡繼體之主或不念祖訓只謂聖祖發祥
未遠上天眷注方隆豈數十年間遽爾轉移誰知上帝全
無可憑善卽能祇身祥卽天之善機不善卽風愆殃卽天
之沴氣惟其作之是以降之三句正照前方愆數句意說
得當敬念絕甚凜然且善不善之作毋謂小或可忽如風
愆之訓于吾身謹不謹似不關係得多少但當修德時再
存不得這念頭若眼前萬邦眼前宗祀其慶墜所係更不
消多得德雖小而簡于上帝是亦作善之善故萬邦之衆
皆增休慶總亦降祥之祥不德雖不大而簡于上帝是亦

作不善之不善故宗祀之重就此隕墜總亦降不祥之不
祥則天命必在顧諟之內但做中主不得逕言人事不得
不危言天命之予奪以決定人事之禍福以悚動其念耳
○大凡喪家亡國之人以小樂貽大禍一愆易百災皆由
不敬其身故致嘆言嗣王于風愆之戒一或蹈之其自視
此身若何其敬厥身無萬一似之也蓋不輕視其身則不
敢以身試敗亡之事矣王其心念之無忘哉祇厥身諸家
俱以敬身說蔡傳謂以風愆之訓敬之于身較密祇厥身
正對有一于身身字惟敬爲勝欲之本祇厥身念哉直下
欲王敬其身而念此訓也念字正是祇處祇字較重如何

當敬念自其以此風愆籌度于聖心爲聖謨關乎天下國家之計何洋洋而廣大以是謨發風愆之戒誥爲嘉言切乎理亂興亡之故何孔彰而昭晰此所以當念也使心不免挂漏豈能卽始見終惟聖謨該天下之理故發言悉興亡之故惟是烈祖謨訓大明嗣王其可以天眷烈祖爲可恃而不祇念乎夫是謨訓正叅之天道民心默契夫災祥慶墜之故者也雖則惟上帝三句以天命之去留言爾惟德四句以人心之離合言然人事之禍福卽天命也試以天命言之惟上帝之命去就無常作善則善氣與之湊泊而百祥降焉作不善則不善之氣與之湊泊而百殃降焉

下有作上始降則天道之甚遠無奈人道之自邇作者一降者百天心之應人尤甚于人心之感天矣善不善虛看德不德方以風愆言之如云惟作善降祥故勿以謹風愆爲小德而不爲不特一人有慶乃至侯甸羣后以至于萬邦正于此乎分慶惟作不善降百殃勿以蹈風愆爲非大不德而爲之不特萬邦離心卽今所祭祀之宗正于此乎分墜總之惟上帝三句見天人相應不德之決不可爾惟德四句見大小一致卽小不德亦決不可此時在廟中對羣臣訓玉故云爾上德字一斷二罔字作無字看德罔小不忽其小也不德罔大不在大也二罔字義各不同小善

何能致慶而不忽小一念便是慶源小惡未必即墜而忽小一念便是墜本註增積字反寬了上只有善不善下却增罔小罔大意見所謂善是如此所謂不善是如此意比上更懇至罔小罔大本大小對言如何罔小便說從小處積累罔大亦說從小處禁戒經文分一小一大而解者却都在小處是執昭烈之語以訓經不知其非經旨也說罔小便舍個大意在中說罔大便舍個小意在中善卽德祥卽慶慶福澤也倚庇之謂不就成了化說宗宗廟也正射烈祖言此節與有夏興亡之意相照首尾俱以天命立說前言禹方懋德卽罔天災桀纒弗率天卽降災恐太甲認是禹桀定分故此將禹桀掃去說上帝不常見當時禹若弗率亦降殃桀苟懋德亦降祥不論何人但論作爲何如又前言懋德降祥弗率降殃恐太甲疑禹不知德何如懋桀弗率不知又何如甚故又將懋德弗率掃去言這災祥雖分善不善却亦不論大小君善卽小亦好不善卽小亦不好拈出罔小罔大照上有一必喪必亡隨口禁遏隨口引掖將方字于其字語氣又盡掃却

尚書章句卷十三終

尚書卷十三

解辭文字于其字端

我計出用小國大國土師一必其

公善不善味亦不備大小善善唯小亦我

我率不味又而味善姓又

前言欲辭制新率制矣怒大甲哉得不味

率亦制烟長苗林辭亦制不餘河人

再衆望公為九洋辭樂辭主



